# 哀恋情史

「啊系，你看看那边┅饼乾店的阿健要经过。」「真的，什麽时候看都是一位很有派头，令人倾倒了。」「做饼乾店媳妇的人真是太幸福了。」邻居小姐们这样议论纷纷的男人叫新井健，是在浅算雷门出生。母亲原来是桠桥的艺妓，嫁给历史悠久之雷门的饼店老铺。当媳妇後，在浅草小町被传为浅草的阿雪之美人。

阿健继承母亲的遗传，从小的时候就被称为「饼店的阿健」，而成为那一些年长的女妇人或小姐们的话题。

当他中学毕业时，父亲因病逝去，四十岁的母亲做了三年的寡妇。但是社会不白白地放过她。美丽、有钱，所以有人注视她，现在来说有二、三个风声？

当然会成为话题了，尤其是後辈之店长─长七，每晚乘着小孩睡觉，大享受其乐。

长七是老板尚在世时就已看上了这个老板娘，阿雪在先生死後偷偷地寻求其快乐之所。求而不得的长七，很快速地接近她。

每夜当阿健睡觉後，总是觉得有脚声，今夜非来探一个究竟不可，於是自刚才就一直假睡的等待。然後听到有开被橱的声音，阿健用脚尖慢慢走到後方之被橱处。然而被橱没有关好，留有五分缝，这一下可好，从这缝偷看里面，对阿健来说是太意外的展开另一个场景。

母亲阿雪身穿长内衣，在灯下看得很妖艳。

长七店长说∶「今天要奶给我搞的软绵绵的┅」长七穿了一件高贵条叉的和服，一下子连里面的睡衣也全部脱光，随着牵着阿雪的手到棉被里去。

二个人根本不会想到阿健在偷看┅被子正在起波浪。

「对、对，那个地方，更用力一点，啊啊┅要怎麽弄？」如疯狂得听到风骚的笑声，然後，一会儿酥倒了的二个人，这一下棉被通通拿开，二个人乾脆都脱得光光地。

「到天亮还有时间，所以我们慢慢享受吧。」好像迫不急待地，长七如火般的阴茎用全力拿阿雪的身体到处刺。阿雪也有做万全的准备，或上或下应战，弄得飘飘欲仙。

当时十八岁的阿健，有如烈火的兴奋欲情压不住地跑回去自己的房间，想起大人的世界有那伟大的场面，使他有些恐惧感。

阿健开始不良也是难免说懂了这个事情以後的事，中学生的阿健变成会骗母亲或偷偷地去玩女人了。

东都第一的欢乐街浅草，虽说环境不算很好，但是当要毕业的时候来变成小流氓，这也是长得英俊有关，一般认为是这样。

「饼店不适合我的个性。」他这麽说，根本是没有想要继承父业之意思。

阿雪归阿雪，又偷偷地和年纪比她小的长七偷来暗去，根本无心去管孩子的事。

阿健最後会被退学也是必然的结果了。

依年龄来说虽然是早了一点，但是亲戚间都认为该给他娶个能干的老婆来安定他，但是这个计划已经来不及了。

阿健在外玩得累的想回家时，差不多十点的时候，看到一个女人被不良少年围着，年龄很难辨明，但确实是很漂亮的女人，阿健立刻挥拳打不良少年救出该女人，此女高兴之馀道了好几次谢谢。

而且，两人的回途是一样的方向，所以陪着这个女人走回去。这个女孩无形中被英俊的阿健吸住心了。

阿健被女的邀请，顺便到她家去玩玩，所以，就一起去了。

这个女人是曾经以美人闻名赤板的，名叫津多子，现在是与现地的势力者做姘头，过着富贵的生活。

这也可以说是缘分，看起来差不多大他五、六岁。阿健已经认识几个女人了，但没有一个像她那麽成熟，拥有丰满的身材和高挺的乳房。

「天下也有这样的女人吗？」阿健自言自语地说。

已经无法压住高亢的情欲了，已经二十岁的他已不是童贞了，身体虽然不是很魁梧，但是那东西比谁都大。

「津多子太太拜托一件事情好吗？」热情之眼向着津多子太太，津多子有一点惊奇。

「不好，万一老板来了要怎麽办？今天还是回去较好，对不起！」虽然，津多子嘴里这麽说，但心里面也有控制不了的情火，阿健却是一旦东西勃起时，必定用金钱势力来使对方屈服的人。

活动起来的阴茎怎麽也控制不了了，一时冲动得把津多子的手握着要拖去棉被里。

「不好，这样子┅」虽然嘴里这麽说，但却任阿健解开和服带子，脱掉外衣，然後褪下内衣。

阿健不给她一刻犹豫的时间，用龟头猛猛地对准阴门推进去，而且很顺利。

在无形中，女的渐渐的流出淫水来，阿健更拼命的推，终於推进去了。同时手转到女的臀部去玩弄阴唇及阴核，一方面摇动腰，有时进进出出，有时抽抽插插，这样继续下去，女的也渐渐的浪起来。

「好┅太好┅太好了┅啊啊┅啊┅」大喘一口气。

阿健等待女的这一刻，更加速用腰术。

「要怎麽办？快出来了！」「我也忍不住了，给它去了！」二个人同时出来的酥麻下来了，但津多子又握着阴茎，纤细的手揉着，又硬起来了，津多子把滑滑溜溜的阴茎拿到阴门旁，这一下子很顺利的又溜进去了。

「津多子小姐我真的爱上奶了，我也了解女人的味道了，我死也满足了！」边说着边抽抽插插。

「被你搞得心都乱起来了，到了这个地步，我也变成很爱你了。」「被奶这样一说，我也很高兴┅」「啊┅太好┅太舒服了┅再一点┅啊啊┅大力一点┅喔喔┅」津多子闭着眼，任阿健去摆布，阿健看津多子之表情更加欲火焚身，几乎要冲破阴门般地拼命抽送。对子宫用一深一浅地撞她时，津多子抱紧男人，很强烈抬高屁股达到快感高峰的样子。

「啊┅快┅去┅去┅去┅」这样高兴的出声哭出，阴户抽动着。当时，阿健的阴茎开始痉挛，如热水般的精水直射出来，子宫感觉得太棒了。

阿健把热呼呼的身体踏出凉冷户外是第二天的傍晚，事後，阿健每天都伺其男人回去後或之前去和她相会。

「津多子小姐，奶能否跟我私奔？」阿健抱着她的身体，哭着要求。女的也不反对，但是有年龄上的差距。

「因为这是秘密的事惰，所以很有趣，而且我是阿健的长辈，但是二人隐蔽世人的眼睛，刻苦过着夫妻生活也不会长久的，我会先变阿婆，阿健，一定会再找年轻的女人┅使我痛苦。所以，像现在的状态最好了，我那麽爱阿健┅我会痛爱你的，还疼爱不够吗？」「目前的状态如果能继续下去是可以，但是被奶的男人知道的话，我可麻烦了，我希望只有我们二人的快乐世界。」阿健每逢见面时，必劝她私奔建立只有二人的世界。

正月七日也过了，今天从早上就下起飘飘的雪，很冷。

她的男人今天去旅行，所以阿健安心地在津多子家饮酒赏月，从傍晚二人就入暖房做玩具游来取乐。

那个时候很不巧，她男人突然进来，本来想要让津多子高兴的，到後房要吓她一下，没有想到听到哈哈之高亢声音，便脑火得突然把门一拉开，里面二个人吓呆了。

衣服好不容易穿上，但抖个不停，这个时候抓到要怎麽办？

「怪不得最近情形有一点不一样，奶就是在偷吃小伙子蛋！！」抓着女人揍了她几下。

「请原谅我，以後我会改！」津多子只有流着眼泪求情，阿健也跪在地上道歉着。

「请原谅我，多少钱我给你！」「什麽钱？混蛋！」「请你把这个女人卖给我，求求你！」「混蛋，还摆什麽有钱的架子？」这样更加添了他的火气。

「休想！」然後，阿健脖子被压住，而用红红的火筷子烫阿健的脸，用这个残忍的私刑方法。

「你再骄傲的小白脸看看，给你个女人都不要你的脸，怎麽样？」阿健的美男脸孔已经报销了，脸颊受烫伤，一眼也瞎了，变成这样，阿健也不能再待在浅草之地了。

「你要改头换面，来帮我店的忙。」母亲哭着这样说服他。

「不管是瞎一眼，脸颊有伤疤，要做饼乾店是不受影向的。」「不要！」美貌的他变成这样，叫他在店里或人前站是受不了的事。那麽要在外面惹花拈草的他，以後都出不去了。

整天都在卧房躺着看一些滑稽的书。

看到自己的孩子遭遇到这样的情形，很不忍心的妈妈也有同感，想搬到其他的地方去住。

刚好母亲的亲戚在三条，所以移去南座当看管乐器，那是要和平的前一年。

经常看到母亲在安慰他，但都会先想到母亲不忍心的心情。

「好在身体不健全，所以免得被徵召当兵赴战场。」这话也是母亲的自我安慰，浅草雷门的店，因为战争受轰炸烧火了，阿健从此未曾踏上过出生地的浅草。那样受到小姐们议论纷纷的阿健已经被忘得一乾二净了。

年轻寡妇的风评也受到战争的洗礼而消失，但是她还是染着白头发，过着很清闲的幸福生活。

保持着这麽清雅的她，二、三个月去京都一次做观赏南座的戏剧，平常是住二晚。

阿健来京都，时间似箭地过了六年的时光了。自从住进戏座管理乐器後，未曾去玩女人，名符其实的改头换面了，顶多是看戏散散心。今天母亲来了，想要和她去安静的地方渡过。

「对了，上次和母亲去过的地方，再去看看吧！」那个地方就是去年春天，和母亲被青梅竹马之友邀请去洛西嵯峨赏花的地方，那个地方，阿健很喜欢。

现在不是赏花时，一定会加添寂寞。

坐在渡月桥边看流水的时候，有一个尼姑走过去，稍微垂着头走路的漂亮脸孔，阿健一直看她走过去而心里在想什麽。尼姑没有注意人家在看而一下子走过去了。

「很像┅很像┅脸形，以及岁数，体格也？」我已经二十七岁了，那麽那个女的记得多我六岁。

那个漂亮的尼姑说不定就是她，这已经是七年前的事了。

幸免她能平安渡过战争的灾害，到现在已是中年女人了。

他来了京都之後，有意改头换面，一切更生，认真从事，一有什麽动机就回想到女人的肉体。

正在相爱中被折开分散的，更会回头追想她。吵架分开的人，如果在马路上再看到的话，也是会去想的，除非已经有新的女人。

如果当时不被她男人发见的话，还会更快乐。

七年？

「我不会把那个女人很轻易地忘掉。」欲哭之眼一展望过去，那个尼姑的背影渐地消失於嵯峨之傍晚。

「对了！」他突然叫了一声，跟纵她後面追去了。

她住在竹林下的古尼姑室，住址，一个人住都知道了。

以後的阿健经常模糊，而在追想什麽的表情，一直想东西。如果阿健有把自己的事情反省的话也只有这半个月吧。

阿健终於又决心了。

「我无论如何要去，不去不行，假如不是她，我也要当做是她。」但是想起自己的脸，绝对不能给她看到。

想尽办法衣着一变，带个黑眼镜，带手电筒，腰带挟一条毛巾，乘着黑暗到了尼姑庵来了。

後门没有上锁，看有一点松懈，但两门是关紧紧的。

从她房内的布置来看，也没有什麽值得被偷的东西。

她大概是出去托钵，还没有回家的样子。

这个外行强盗似乎束手无策之时，幸好听到踩石阶的声音，立即藏匿到门边。

这个家的灯光只有利用床前之光而已。

贫穷的这个庵室，好像连电灯都没有的样子。

这个尼姑随便吃完剩饭剩菜後在床前读一下经就赶快铺被子准备睡觉，她完全不知道门边藏匿一个人在偷看，尼姑在换衣时的摩擦声┅尼姑好像睡了，他似强盗不管一切，高扬的情欲使得全身发抖，很鲜明地想起来七年前那女人的肉体。

「要命你就要乖乖的。」口音很漂亮的东京音之东京人。

床前之灯光快要熄灭，这场如演戏的模样在浅草的剧场已经看厌了，觉得自己好像在演戏。

尼姑吓得全身发抖，手边拉两袖子坐下床上。尼姑吓得展开的眼睛方透过手电筒看得出来。

「你要知道这样的草茅┅」尼姑抖得没有尾声。

「我不是要来抢东西，我是爱上奶，所以悄悄地进来的。」「┅」尼姑转眼的时候，觉得有转笑的表情。

被将快要熄灭的灯光照了半个面，和女孩那麽漂亮的侧面的阿健之美貌，尼姑也终於发现到的样子。

「住口！女人嘴巴会说谎，但是肉体是实实在在的。」阿健想要抓住这个尼姑的特质般地给于挑战。

那一刹那，电灯熄灭了！

再来的黑暗，给阿健一个机会，马上把尼姑压住骑到上面去。

「哎┅」唤出一声就拼命地反抗。

「请你不要对这个出家人做没有礼貌的肮脏事，拜托！」挟紧双腿拼命地反抗，但究竟还是女人身，渐渐地没有抗力而衣服也乱了，腿也看到了。

阿健压住女人的要塞，马上脱掉自己的裤子，硬的像棍子一样的阴茎涂上口水，拿去阴门，想一下子就要推进去。而她挟的紧紧的双腿不容易进去。

阿健焦急得把龟头挡在阴门口滑来滑去的时候，也许尼姑也兴奋起来的样子，阴门慢慢放松了。阿健把握这个机会一冲到底。

「啊┅」一下子溜到子宫进去的感触，阿健有如夺魂般的感觉，这一下反败为胜拼命作上上下下的动作。

从阴门的深处流出如热水的淫水出来。

「我忘了很久这种叫人家回想的滋味┅」她用鼻声在阿健的耳朵旁说，两手搂抱阿健的脖子。

「啊┅太好了┅太好┅真舒服┅」用劲抬高的屁股，非常热情。

「我快感的这样太羞愧了，我已经忍耐很久了，这一次都被你破坏，你是罪人，但是我很难受，好像身体要溶化掉一样┅啊┅太好了┅那个┅那个┅你乾脆把我杀死好了，哈哈哈┅」事情变得不是尼姑与强盗的对照了。

「我也快忍不住了，请原谅我，我把奶的守节破坏，对不起。但是已经成为事实了，尽量来快乐吧，我也要丢了。」尼姑转动身体，两腕加力要让他的龟头能撞到子宫，而两脚用力支住，抬高的时候，阿健唤了一声∶「啊啊┅喔喔┅」随着呻吟精水嘟咕嘟咕地发射出去。尼姑的阴户也很激烈地痉挛，多年来的射精显得如夺魂般的酥倒了。

这个晚上的冒险，好像回复了男人的信心一样的兴奋，对於贪图不厌的女人肉体，他已有各种的绝招。

第二天乘天还没有亮的头班车回来戏班里。

「昨天晚上，好像有快乐的事吧？」因睡眠不足没有精神，被同事讽刺。

从那一次之後，很消沈的他，变得非常开朗，这样同事又讽刺说∶「的确阿健最近有女朋友的样子！」以後常常值班时，阿健便发生旷职的情事，因为他常在这时刻赶去嵯峨的尼姑庵室去了。

如果十天没有去的话，那女僧夜夜苦苦地等待他的肉体之情形，他可以预测的到。

他和女僧的爱情自然渐渐热起来。到目前，阿健乃不愿现出原形，而尼姑也不愿意谈她自己的过去。

可以说是在黑暗中的交情。

最近每当早晨要离去时，尼姑悲伤的舍不得他走。

阿健很怕自己开朗起来，经常都是天未亮时勉强回来，还在考虑是不是乾脆把真相吐出来。

「不不，原状必须维持下去，才能这样享受。」又会怀疑她是否七年前的她？

连这个都不知道，到底她是怎麽样的性情的女人，经过七年是不是体形及声音都会变？

这种不可思议的爱继续三个月。

爱情越深，这种不正常的爱，女方一定会不满意。

在黑暗中来，黑暗中去的爱人？

有一天，尼姑突然告诉他∶「你的原形给我看一看，只是在黑暗中是渺茫得很！」那是阿健最可怕的，这个尼姑，如果真的是津多子就万无一失，要是不是的话，知道我这个一半鬼脸及瞎一眼，必很害怕。

「对了，假如她恐怖起时杀掉她，我也自杀算了。」他在戏团考虑十天，还是偷来暗去较妥当。

尼姑迫不急待地，在床里等待他。

「我以为你不会再来了，过着好寂寞的日子啊！」用鼻声撒娇的尼姑之可爱处。

「十天没有来是我的错，我要向奶道歉。」「你对我这麽体贴，死也满足了，这样爱我！」「我快要出来了，今天有一点累。」「不要不要，你要那麽快我不要。」「但人家忍不住，喔┅喔┅你看┅」阿健很快出来了。

很不满足的尼姑不肯放，把潮湿的阴门勒紧，泡在淫水中的阴茎已经软绵绵，但一会又突地勃起了。

「我是乘着空闲来的，所以很快就出来，但是可以再来好几遍啊！奶看！现在又硬起来了。」「啊！好高兴，这一次我要出来了。」二个人好像不会累，二个都出来好几遍。今天过分地快乐，所以二个都进入深眠了，阿健跳起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乘头班电车了。

「糟了，睡的太晚了！」急忙穿裤子的时候，尼姑也醒起来了。

「啊！今天已经天亮了，来不及乘电车的话，慢慢玩好了。」尼姑也想要起来。

「糟了，怎麽这样？」心里很急。

从门间射过来的早上阳光照上塌塌米及床上，形成条文花样。

「啊┅」尼姑终於唤出一句惊声，同时阿健抓住尼姑的腰带，勒着她的脖子。

「很可怕吧，到今天我为了怕奶看到我这个鬼脸，所以利用暗夜，已然被奶发现到了，要奶死，我也要死。」「等一下┅放手┅」「没有什麽话好讲的了。」「很痛苦┅那麽你就是浅草的阿健先生棉，不对吗？」「奶是津多子，就是那个津多子小姐┅」阿健放下抓着的腰带坐下地上。

然後津多子流着眼泪说着∶「我使阿健遭遇到这麽辣手的伤害，那事件发生之後我也寂寞得很，先生对我也变得很凶，没有一天快乐的，乾脆死掉算了。

常常这麽想，但是想再见一次阿健的面，当面道歉我的罪。

再没有多久我就和先生分开了，我一直打听阿健的行止。

有人说你是往京都那边去，所以我六年前往这个方向来，进入嵯峨的室。当时有一个老僧和我二个人，但老僧去年逝世，现在我一个人过着单调的日子。我已经抛弃俗世，专心读经，又会重逢你，实为不可思议的缘分┅这样的重逢是菩萨的指引，好了好了，不要去想那麽难过的事情了。

心情开朗一点，白天也可以来这个庵室啊。」静听津多子的一番话後，阿健的眼睛流出大粒的眼泪出来。

「津多子小姐我太高兴了，奶那麽想念我，真是不敢当，这一场面，假如不是奶的话，我们二个人之死不晓得会被社会怎麽样批评，津多子小姐，我们真算是奇缘了，津多子小姐。」阿健抱着津多子大哭一场，然後，阿健自己的嘴唇夺去津多子的湿湿的嘴唇甜吻。

「津多子，这里有一些钱，拿去买酒来慢慢的散心一下吧！」津多子就去买酒来配个随便的菜肴二人共饮┅二人的心情一时松懈的关系，二人都醉了。庵室白天也不会有人来，所以，阿健又发起欲情，去抱着津多子。

「好痛，慢一点吗！现在已经没有妨碍者了，不要慌。」看她充满妖气的笑容是经过酸辣苦的经验过来的，所以，比七年前更迷人。

「真的变成我曾经常说的二个人的世界了。」从背後抱着她，一手玩乳头，一手插入下面玩细软的阴户。

「这里的味道的确比以前好得多了。」「喔┅开玩笑┅」「津多子，奶的双腿再开开一点。」说不出来是痒，还是快乐，津多子的阴门已经软软地隆起来，而淫水流出流到臀部去，一动手指就有淫水声音。

当津多子有快感时往往唤出哈哈、啊啊的声音，而鼻息也很大，粘着阿健的膝盖，大甩臀部，把阴门降下到有手指的地方。

「啊┅那个┅那个太好了┅再一点┅哈┅哈┅哈┅」阿健用手指挖如火般热的阴门里面，搅拌软肉，或是摸摸阴核，或是缝口这样来取乐。津多子被玩弄的，气越喘越大，越喘越心身疲倦，已经渺渺茫茫了。

一会儿，津多子的阴户起了痉挛而哭了起来，哭後，阿健把胀得如棍子的阴茎拿到滑溜的阴户推进去。

「喔┅你那个东西老是那麽大，所以那麽有劲，什麽时候给我摆进去都很舒服。」二个人很疯狂得抽抽插插。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阿健，我觉得越来越好，怎麽了，没有关系┅」「我也快忍不住了，津多子，奶勒的好紧啊！喔┅快了┅快了┅津多子，我永远不和奶离开┅啊┅太好了┅好爽啊┅」「啊！我也忍不住了！阿健怎麽办？去了！出了！丢了！」太开心的津多子开开两腿，两脚卷在阿健的身上，慢慢摇摇摆摆淫水湿滴滴的阴户，发疯般地把阿健的脖子抓着不放。

阿健也乘着这个机会，大力压到子宫，猛然地拔拔抽抽。

「啊┅啊┅」「喔┅喔┅」两人同时射出精水，抱住动弹不得。

沈迷於快感的这二人，忘了天已晚，继续做他们的快乐事。

相恋的这二个人永远隐匿在嵯峨享受，以後的事情会如何发展，就不得而知了。

【完】